

保安老安(小说)

□ 白小易

这身保安服很漂亮,有点儿像99式正装警服,而且是级别不低的那种。他“管理”的这栋楼,位于沈阳的新中心,“金廊”青年大街的繁华路段,出出入入着很多美少女或美少妇,完全可以说美不胜收——当然也没那么好收,不过光是看着就够赏心悦目的了。都50多岁的人了,还想啥呢?

老安失业已经五年多了。虽然保安这种工作并不难找,但他实际上一直都不接受——人混到保安这份儿,就再也甭想别的了。因为实在是没别的机会了,他才被迫接受的。可是没想到这工作却给他带来了持续的幸福感和,早知如此,就不浪费那宝贵的五年时光了。你要是以为仅仅是因为美女而让老安产生了幸福感,那就肤浅了——老安最主要的幸福来源,是他深刻体会到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高级精神享受。当他为一位双手拿着东西的业主主动开门之后,无论对方是否感谢了他,他都会感觉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愉悦。快递柜在大门之外,那些漂亮的小姑娘来取快递的频率也很高,并且每次都是好几个纸盒摞在一起,再拿门禁卡开门,非常不容易。他此时施以援手,犹如雪中送炭。如果东西更多,还有分量,他就会帮她们送进楼道电梯口。小姑娘只需甜甜地喊他一声“大爷”或者“叔”,就令他浑身是劲了。还有小姑娘居然喊他为“哥”,这就有点儿让他上头了。

一位看上去很有学问的业主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有水平,只需看他对保安和保洁的态度就可以了。”这话初听让他有点感动,可后来一琢磨,话里话外其实含着歧视。据说这位业主是电视台退休的编导,级别相当于教授。他是那种爱发表评论,却不爱参与社区活动的人。有一次老安好心告诉他社区运来了很多好东西,周末只要去活动室露个面就能领到一份。这编导只是笑了一下,很不屑的样子。编导不去,挡不住许多业主要去,并且都对老安赞赏有加。业主有写表扬信的,也有送他小礼物的,但这明显都不是他心里特别想要的……这不,一件让他难以启齿的事情居然就这么来了:黄姐要跟你好!

黄姐是保洁,年龄比他小两岁,可是其他工作人员叫惯了黄姐,大家就都这么叫她了。黄姐是个大大咧咧的娘们,老公得病死了,她就出来做了保洁。老安是基于对她的同情和自己乐于助人的品格而比较照顾黄姐而已,怎么竟至于引起了这么大的误会?

大约半年多以前,黄姐刚来。那时她的情绪还很低沉,沉默寡言。除了工作,对什么都看不出兴趣。老安开始也只能跟她打打招呼,然后是一些小小的帮忙,比如帮她接个水管拿块抹布什么的。话语也在逐渐增加,并且相互有些玩笑。再之后有了一些信赖,直到有一天突然感受到了她的“亲昵”,才让老安警觉起来——这是要“沦落”到跟保洁谈情说爱的地步了吗?

23楼的小姑娘,是手机小视频上经常刷到的网红,目测个子超过一米七,体重不足一百斤,腰只有一拃,胸前却挂了沉重的两大坨……她每天至少两三次下楼取快递,当然也就是老安最熟悉的业主。最妙的还是她的语言艺术——有人在旁,女孩儿喊他叔,否则就叫他哥。老安每次都会帮她把东西送进电梯。老安当然很担心她出电梯一个人应付不了,但她此时又会很果决地改口:“叔,我自己行!”

黄姐试图提醒他注意身份,但每次类似的言语,都会激起老安强烈的反感。他开始有意回避黄姐,以至于一度搞得黄姐工作时都心不在焉,神情恍惚。那个编导也真是个讨厌的闲人,居然来说和:“有句话说得好——职场的尽头,男的是保安,女的是保洁。那么保安和保洁的恋爱,就是爱情的天花板喽。”老安恨不得抽编导的脸……一张正在笑的脸居然也可以如此可憎!

沈阳的冬天是很冷的。一位业主老太太正出楼门,老安看到楼顶掉下一坨冰锥——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推开老太,被砸中的变成了他自己。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,人还是昏迷状态。业主们议论纷纷,在谴责物业公司失职的同时,都表示要好好慰问一下小区的好保安。编导甚至喊来了他的学生,要求给老安拍一条新闻,在电视台播放。网红那天也做了个视频,跟她的粉丝庆幸,她当时因为忘了拿钥匙,所以晚了一分钟下楼……

黄姐自告奋勇,向经理主动请缨,在医院全程护理老安。

白小易,1960年生于辽宁沈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获“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”和“沈阳市德艺双馨文艺家”称号,另获各类文学奖数十项。代表作《客厅里的爆炸》获中国青年报与中国文联联合征文一等奖(1985年),并被国内外数百种报刊和选集转载。已出版小小说集5部、长篇小说3部。

第13届“书香昆明”好书评选“云南十大好书”系列书评(之九)

扎根边地的新乡土写作(评论)

——评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

□ 徐霞

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是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》丛书中的一部小说集,精选了布依族作家潘灵创作的六篇小说:《泥太阳》《太平有象》《被遗忘的戍者》《奔跑的木头》《神兵天降》《星星索》。这六篇作品,集中展示了潘灵在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创作上的特色,它们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以及《读者》头条转载过,入选多个选本。其中的四篇(《泥太阳》《太平有象》《被遗忘的戍者》《神兵天降》),还获得过重要文学奖项。

从事小说创作三十余年,潘灵的写作已自成一格。无论是故事构建、人物塑造,还是艺术手法的选择、作品内在蕴含的表达上,潘灵都形成了自身的创作特色。这其中,将边地文化、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审美融合,是潘灵小说能够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。

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中的精彩故事,都发生在,或许也只能发生在云南边地。《奔跑的木头》写了一个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,女土司“阿喜”美丽聪慧却下肢瘫痪,背脚“木头”大智若愚,这个“仲家人”奔跑起来像风一样快,他有惊人的力量,一次次维护了彝族土司的家族利益。小说想象与虚构的特征非常明显,读来却又让人感到真实可信,原因是木头和阿喜的故事发生在本就多奇人奇事的边地,叙事逻辑和情节展开都不会让人感到违和。

同样,《神兵天降》《被遗忘的戍者》中的故事,也只能发生在边地。清兵赖小四用自己二十余年的生命为朝廷苦守边境哨所,历经磨难却忠于职守。青丝变白发,赖小四没有等来朝廷的补给,也没有等来外出找粮的同伴,他不知道大清已被推翻了。社会已经发生巨变,千里之遥的边地却悄无声息。小说最后,这位孤独的戍者用自己那根又粗又白的长辫子结束了生命。老兵赖小四生命的传奇性,尤其他最后的自戕,这边地人生令人



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 潘灵/著
广西民族出版社/出版

深思。

潘灵将自己小说的根,深深扎入他所生活和热爱的云南边地,以一支生花妙笔,审美地表现出边地的外在景观与内在文化韵味。当然,边地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,还是那些活生生的人,他们的悲欢离合与精神向度,无不和边地有着密切关联。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中的六篇小说,就为读者呈现了生活于边地的形形色色的人,也正是这些不同样貌、不同出生、不同文化背景、上演着不同人生故事的人群,构成了真实和丰饶的边地景观。

对于边地,潘灵的小说没有沉迷于遥远的山寨故事,以及早已消失的风情与民俗,更没有淡化当下真实的边地民族生活,回避价值判断。他的边地书写是真诚而有温度的,他对边地尤其是边地乡土世界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当下之变,有及时敏锐的捕捉与思考。其中的《泥太阳》,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小说从乡村的物质贫困切入,深入到乡村的精神贫困,提出了“农村精神缺失和重建”的问题。不回避乡村的物质贫困问题,但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,重视对二者冲突的表现,这是潘灵面对乡土世界的基本立场与态度,也是他小说的血肉所在。

可见,潘灵不是以概念化的写作来介入边地乡土世界,恰恰相反,他的创作生动呈现了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发展

与进步、撕裂与阵痛,尤为细腻深入地洞察了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幽微之变。

《太平有象》呈现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,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凝思。小说通过阿嘎和木呷两个彝族青年与小象的关系,即人与动物的关系,深度思考了人与自然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相处,比起单一维度的动物保护立场,潘灵的写作更加深刻地传递出在人与动物良性关系的建立过程中,既要保护动物,也要保护因此受到损失、承担了生态文明责任的弱势人群的生态立场。小说将生态与乡土两个元素进行了很好的融合,为新乡土小说写作注入生态之思,也为当下的生态文学写作带去边地乡土世界的丰饶。

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中的六篇小说,内在都有自身独特的创造性和审美追求。但它们都能让读者看到边地,尤其是边地乡土世界的立体风景与永不重复的人生故事。这六篇小说合起来,共同构成了潘灵小说的丰富景观,他对云南大地的无限情思,渴望精神还乡的喟叹,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归属,都于文字中闪现出迷人的光芒。

徐霞,云南大学文学博士,著有《“太阳鸟作家群”简论》《基诺族文学》,在《南方文坛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《民族文学》等报刊发表论文若干。